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五十二回 赴井泉棄名避世 隱巖壑斂跡修真

詩曰：畫堂簫管促新婚，門外征書出聖恩。
甘赴井流輕利祿，至今千載誦芳名。

話說瞿侍郎隨老僧行至潭口，只見水面上浮起一物，長過十餘丈，大有十數圍，突眼鐵鬚，遍身鱗甲，矢攢腮頰，血肉淋漓，卷尾曲身，死於水上。老僧指道：「此即鱷怪也，賴爾奮勇除妖，閩浙之人，永無此害。」瞿琰歡喜無限。老僧以錫杖將鱷怪剝攏，拖上岸來，擲於坑阱之內，對瞿琰道：「爾僕者與狄司理望甚切，急至括州，帶僕同鄉，莫行耽誤。」瞿琰領命拜別而行。走經數晝夜，方抵括州。狄鍵、瞿慶等相見，不勝之喜，細問逐妖之事若何，瞿琰備細說了，個個頂禮不盡。瞿琰與狄鍵作別啟行，狄鍵道：「各縣官只候老大人返旆，率耆老等拜謝，暫留大駕，待生祠工畢，去亦未遲。」瞿琰道：「為民除害，儒者分內當為之事，不必縣官等費心。況寒家薄有事務，星夜回鄉，以慰老母之望。」狄鍵不敢苦留，只得拜送，比及各縣官吏耆老趕來時，瞿琰已去得遠了。此時自妖神滅後，不時甘雨大降，百姓鼓舞歡悅。括州一府十縣，各造生祠，妝塑瞿侍郎金身，歲時致祭不絕，至今遺蹟猶存。

有詩為證：

孽鱷興殃屢薦饑，委填溝壑萬民危。
斬妖幸遇青雲士，報德鳩工立大祠。

再說瞿琰主僕二人，自離了括州，依舊取路回家。不一日，又早到長洲地面。瞿琰猛然想起，昔日顧老父子許修塘路，未審興工否，隨便一觀，以見人心真偽。當下抄路沿塘而行，只見二十餘里塘路，砌得平平整整，沿塘近水之處，俱用大塊石板攔截，塘盡總要埠頭造一碑亭，碑上鐫著起工月日，並瞿翁推恩創砌之因。瞿琰看了，甚稱羨顧老父子二人的好處。主僕隨路嗟歎，不覺迤邐行來，早見辰溪光景，令瞿慶先入毗離村報知，瞿琰隨後回衙，母子兄弟相見，一天之喜，家庭一概事跡，表過不題。

當下車雲甫、涓道士傳黨凍來意，預請合吉期，瞿琰推托不允。媚姨和瞿穀調度，不由瞿琰張主，竟自選下吉辰，納禮畢姻。當日，黨家贈送妝奩，何只百兩爛盈之盛。

預先一日，劉仁軌夫歸來瞿衙作賀，席間講起朝廷事務，劉仁軌道：「數日前戴僕射有書與我，說近日朝事甚是變亂，番僧懷義為新平道大總管，征討突厥，賴羊雷、潘三避之勇，一戰成功。班師之日，隨路縱軍擄掠，不提防路逢刺客，將這禿廝殺死。次早，粉壁上有兩行血字：「殺奸僧懷義者，西河神霄子也。」賢弟，你道世上有這樣奇事！」瞿琰拊掌道：「仗義誅奸，非非常之俠。荊軻、聶政，何足掛人齒頰！」劉仁軌道：「隨路軍無主將，更加肆虐害民。又幸羊雷、潘三避矯制戮強，出榜諭眾，諸軍懼其威力，受其約束，得以全師面聖。朝廷甚喜，升擢羊、雷二將統軍羽林，這都是賢弟薦賢之功。」瞿琰道：「賴大哥訓誨深恩，小弟何功之有？」劉仁軌又道：「太后見懷義身死，何等慘切！目今看上了二張，召入禁中，晝夜縱樂。傳硃粉、衣錦繡，賞賜不再勝計。授大張昌宗為散騎常侍，擢小張易之為司衛少卿，一時寵幸，莫與之比。」

瞿琰執杯長歎。劉仁軌道：「賢弟尚不知二張福分之淺。拘留禁中，未及二月，肌肉羸削，腰曲如弓。太后不悅，暫釋醫院調攝，常於宮中，羨慕賢弟，為人如卿，嘖嘖不已。戴兄言，察其私意，召賢弟只在旦夕間耳。賢弟新婚之後，須束裝以待綸音。」瞿琰道：「危邦不入，至聖之言。弟雖不才，豈違聖教？」劉仁軌笑而不答。當晚席闌無語。

次日乃合吉期，諸賓咸集。傍暮，黨氏二新人魚軒釐降。

此際燭影輝煌，笙歌鼎沸，綺席華筵，十分富麗。二仙子鳳冠霞帔，站於蘭堂之右。嬪相喝禮，邀請新郎出堂。瞿琰頭戴烏紗，身穿蟒服，腰圍玉帶，足登皂靴，虞候障以掌扇，正從穿堂中踱將出來，中堂鼓樂喧天，簫管並作。正在萬分熱鬧之際，忽飛馬報朝廷差天使齎詔到來，速速整備迎候。瞿琰聞報，吃了一驚，忙退步轉入穿堂，屏退虞候，急拆開老僧密緘看時，緘上寫道：懷義身死，二張力竭。咫尺綸音，人如哀熱。割愛拋恩，井泉清冽。離卻火坑，永超塵劫。

瞿琰看罷，急取佩劍，往側首花園裡便跑。瞿慶瞧見心疑，也隨後趕去。瞿琰舉步如飛，霎時已臨井口。瞿慶大叫：「相公怎不接旨畢姻，到此何干？」瞿琰不應，急聳身望井裡便跳。

瞿慶心慌脚亂，急趕得上前援救，一見主人落井，便滾倒地上，放聲嚎哭。裡面鬧攢攢將新人移過側庭安頓，讓出中堂，正待焚香設案，迎接聖旨，忽見瞿琰奔入側園去，又聽得哭聲甚急，舉家男女賓客等一齊趕入花園，見瞿慶嚎哭亂撞。劉仁軌跌足道：「罷了，三弟決入井中矣。」大眾攢攢問時，瞿慶指道：「三公相投井而死，救之無及。」合家放聲嚎哭，媚姨也欲投井，丫鬟等拖住不放。側廳二新人聞報，卸下冠帔，同奔入側園來，大哭赴井，眾女眷們攔定，哄做一團。天使齎詔臨門，聞此凶報，嗟歎一回，轉身而去。

當下瞿衙一家鼎沸，哭聲振天，只有劉夫人龍氏沉吟不語。

瞿穀、瞿璿一壁廂啼哭，令人車水撈屍，一壁廂整理後事。僕從等裝起兩架小車，車起井中之水，自傍晚車至更深，井水不減毫忽，舉家驚詫。劉夫人龍氏道：「三叔神氣充足，舉止端莊，豈是夭亡橫死之相？個中必有隱情。」一面安頓二位新人、賓客暫且散去，候天使回京之後，再行區處。瞿穀、瞿璿拭淚從言，令僕人收拾車架，喚廚子且整治酒飯與眾客吃了，淒淒愴愴捱了一夜，次早賓客散去。

龍氏等款著二新人，盤桓寬慰，令瞿慶探聽天使消息，原來當晚起程去了。奈何媚姨晝夜啼哭不止。劉仁軌出錢僱募善於泅水鄉民，下井打撈屍首，數人輪流沒入井底，並不見有甚屍骸，都抓起井底之泥，與眾人看了，劉仁軌方信夫人所言不差，請媚姨、瞿穀、瞿璿、聶氏等一家骨肉至密室中商議。龍氏道：「三叔自幼兒奇異，忽被老僧攝去。次後建州收叛獄囚囚，岳廟射奪寶惡少，誅戮異僧，生服番主，剿新人宅上邪魔，雪童子牆中冤枉，藥醫毒疫，庫獲異鼠，收伏潘、羊大盜，救蟲滅妖，追蟲療瘵，煉金糶穀，賑濟饑民，放火焚祠，剪除孽鱷，種種奇勳異績，無非利物濟人，若非仙品，焉能到此地步？今日投井，必因朝廷有事，難以力辭，故作此形境，脫遁隱跡耳。」瞿穀道：「三弟雙眸炯炯，一貌堂堂，豈是夭歿者？」媚姨道：「他處兀可逃遁，這井中四圍石砌，從甚罅隙裡鑽將出去？」龍氏道：「井水有限，車不能乾；井之深淺亦有限，到底不見蹤跡，豈非逃遁遠去？」

聶氏道：「劉夫人之言最當，太夫人不必煩惱。」眾家斟酌一番，各人心下寬解。有詩為證：

丹書離鳳闕，玄哲入泉壤。
片語群疑釋，應知避世狂。

且說天使問京復旨，武太后悶悶不悅，心下暗想：「瞿侍郎青年偉俊，正當出仕之秋，何故投井而死？」差官暗暗打探，不題。

且說瞿琰暗中看了老僧密緘，即飛步跑進花園，投入井中，撲通地一聲響，直鑽到水底。睜眼看時，西北首一股亮光射將出來，急離水望亮光處走去，原來是一條狹路，即忙卸下冠帶袍靴，棄於道旁，急走出路盡頭，方見日色，一望時樹木叢密，曲徑迂迴，行有數十里地面，才出山弄，遠遠聽鈴鐸之聲，出自對山。瞿琰定睛細看，卻是大西山山腳之下，心下懷疑，未敢前進。正躊躇恍忽間，忽見那老僧手扶竹杖，從山上緩步而來。瞿琰恭身迎候，兩下相見，備言前事。老僧道：「爾且在山頂善卷祠中寄跡，待我四下裡覓了那數人，然後同往建陵棲霞洞中修煉。」瞿琰道：「弟子久居於此，誰不識這面龐？倘使朝廷知聞，難免欺誑之責。」老僧笑道：「不難。」即舉手中竹杖，劈角兒打來。瞿琰急躲閃時，額顛上中下一杖，霍然驚駭，不覺冠玉面龐變作黃瘦之

臉。二人同上山頂來，老僧對守祠老子道：「這黃瘦道人乃隨我雲遊者，偶爾染疾，欲暫寄祠中調養。今先奉白金一錠，以為薪米之費，待病體痊可時，另有酬謝。」管祠文事欣然允諾，引瞿琰入一間淨室裡安頓。

老僧附瞿琰之耳，授以趺坐胎息之法。瞿琰拜受，老僧自下山去了。瞿琰終日默坐於蒲團之上，暗運坎離，配成真汞。光陰彈指，不覺過了月餘。

這一日，瞿琰正往龍湫閒玩，忽見那老僧攜杖翩翩而至。瞿琰迎著，忙問：「師爺向何處去了，許久方來？」老僧道：「我先赴劍南，復至蔡州，又回涿州，往返周折，豈不費了幾個日子？」瞿琰道：「師爺有騰雲駕霧之能，萬里程途，不過片刻耳，何故遲延至一月之外？」老僧道：「程途雖易，人心最難。比如人在利名場中，兀誰肯急流勇退？不知費了多方引導，才得彼棄職從游。爾等相聚，便知詳細。」

瞿琰道：「今日師爺何往？」老僧道：「今與爾同往建陵棲霞洞中修道，不必在此耽擱了。」瞿琰急回善卷祠中，與管祠老者說了，即下山隨老僧同行。

老僧仍舊令瞿琰閉了兩眼，頃刻間耳畔風生，足跟雲起，霎時已到建陵地界。老僧喝一聲「壯！二人從雲端裡飛將下來，立於城上。老僧前導，從府城望東而行，早到七星岩下。

瞿琰舉目細看，七峰列如北斗。走過了七岩之半，居中是一石洞，窺進洞門，行經百餘層奇峰深谷，始達平地，谷盡頭只見一叢茅屋，並無人跡來往。老僧引瞿琰道：「此茅屋中。」

走進第二層門內，卻是一座草堂，堂內三個道人，面壁而坐。

老僧跨入草堂，咳嗽一聲，那三人端坐不動。老僧厲聲道：「我來了！」那三人聽了聲音，忙就走迎候。稽首罷，老僧令與瞿琰相見，平禮畢，瞿琰見了那白髻道者，失驚道：「老伯卻在這裡！」又見了左首官人，右首大面漢，歡喜道：「大哥和總校都在此耶！」三個道者互相廝覷，不知何意。瞿琰欲敘寒溫，三人茫然不答。老僧笑道：「爾三人認得此君否？」三人道：「素昧平生，未緣相識。」老僧舉杖向瞿琰劈頭一擊，瞥眼就復了本來面目。那三人見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侍郎爺好變化也！」原來那白髻者是劍南都統制秋僑，那官人是閬州別駕耿憲，那大面漢是涿州統兵總校關赤叮四人欣喜倍常，相視而笑。老僧道：「爾等原係一家，今復聚做一處，猛力修心煉性，莫萌富貴之念。四人輪流樵爨，休行息惰。我暫回峨嵋山去，暇日再來。」瞿琰等領命，那老僧駕雲而去。秋僑等四人跌坐於草堂之上，各訴往因。

瞿侍郎將向前鄂州別後事體，並做親投井根由，細說一遍。

秋僑道：「我自到劍南為官，曾征剿幾處賊寇，蒙聖恩歷升潭州驍騎都尉。前月間，挈家之任，不期渡河舟覆，宦囊漂沒，舉家溺水。幸師爺一杖挑起，一家男婦等賴以保全。即勸我棄撇功名，早行修煉。我想，呼吸間險為魚鱉之食，若不及早回頭，難免無常之苦。一時立念，打發家眷回鄉，即隨師爺到此洞中，不期耿郎已先在此了。」

瞿琰又問耿憲道：「耿大哥何以至此？」耿憲道：「向蒙劉樞密提攜，因功除授閬州別駕。誰想閬州公務煩猥，最難整飭，兼且賄賂公行，魚肉良善，我眼界中怎能容忍？將幾家土豪惡宦盡法處置一番，為百姓雪了冤枉，隨後掛冠而回，已經數載。一月前，正與散友奕棋賭酌，此時酒香畢備，正待舉箸合杯，這師爺驀然闖入，將幾上幾盤鰲肉兩手抓起，傾撒滿地。我等激怒，正欲攘臂交毆，師爺笑道：『蛇化之鰲，食者俱斃，好心救爾等性命，反行嗔怪何也？』眾人不信，急呼犬試之，果然立死。眾等環繞拜謝，師爺即勸我棄家修道。我想，若非師爺點化，幾乎命喪須臾。立刻別了妻子，相隨至此，陸續與岳翁、賢弟、關將軍相會，實出不期之遇。」

關赤叮道：「某在涿州，每提軍馬防守邊境，數載已來，寧靜無警。忽於前月初旬，山賊猝至，俺這裡一時措手不及，被他殺損了數百人馬。俺逕奔山嶺而逃，一隊賊人從後掩至，俺見前無去路，只得投於岩下。誰想這師爺站於荆棘叢裡，舉起兩隻褊衫大袖，把俺輕輕接住，幸而不死。師爺即勸俺修行。俺想，譬如死了一般，把家資財帛托與姪子掌管，養膳家眷，俺即長往。至此又得與恩主相會，何樂如之？」四人說罷，不勝欣喜，又互相詢問師爺傳甚修煉之術。

各人袖中取出一紙看時，原來俱是養神煉氣、固精生液之訣。上面寫道：

太極：氣之元，精之元，神之元。所謂行住坐臥，不離這個是也。

神氣：其體輕清，動而屬陽。

精液：其體重濁，靜而屬陰。

神：思慮之神，心中之發。其體為火，其性好游。能鎮乎身，能主乎精。四體百骸，莫此乎尊。

氣：呼吸之氣，鼻中出入。其體為火，其性好止。為血之夫，為液之母，周流一身，不容間阻。

精：交感之精，腎中之藏。其體為水，其性易觸。為身之富，為神之使，榮衛一身。莫大乎此。

液：津唾之液，口中往來。其體為水，其味欲甘。能降乎人，能潤乎臟。灌溉之功，莫大乎斯。

養神口訣：毋思欲，毋謀慮，毋妄想，毋邪意。瞑目靜坐，握固元氣。意鎖丹田，心繫太極。一念不起，萬慮俱忘。書曰：「萬物生復死，元神死復生。」故死神為養神之訣也。

煉氣口訣：寡言語，絕暴怒，定心志，緊閉口，氣輕輕，息綿綿。兩耳不聞鼻息聲，呼吸直教至丹田。性能動氣切宜戒，人能伏氣可長生。戒性以伏氣，煉氣之訣畢矣。

固精口訣：神游則精走，神定則精固。固精之法，在乎養神而已矣。

生液口訣：液如水，氣如火。火炎則水乾，火靜則水濕。故氣粗則液亡，氣和則液生。生液之道，在乎煉氣而已矣。

四人看罷，方知道同一體之妙，各各心解神悟，盡夜面壁趺坐，暗運元華不題。

且說瞿琰母親媚姨，並黨氏二位夫人，雖聽劉夫人解勸，暫停悲泣，這姐妹二人盡除珠翠，頭挽一窩絲；卸下綾羅，渾身穿素服。婆媳三個共居一樓，皆皈依三寶，口吃長齋，朝夕禮拜虛空，願得夫君重會，終日靜坐，足不下樓。黨涑和媽媽商議，要接女兒回去，二女堅執不允，立誓道：「見夫則生，如有凶信，雙雙墜樓而死。」這黨涑兩老口兒擔著一團干係，遍處求神許願，祈保二女夫婦團圓。瞿門一家老幼，鎮日價懷著鬼胎，不覺白日如馳，又早三載。當下時值早秋天氣，姑媳三人正坐於樓上閒談，忽聞一陣異香，從樓下天井中衝將上來，盤繞半晌方散。看看天暮，彩雲之上露出一輪皓月，姑媳三人倚窗而看。將近初更時分，忽見一道彩光，從竹叢裡透起。光雖一線之細，高可燭天，直交夜半，其光方息。當夜，姐妹兩個商議：昔年花樓上小鬼作祟，及後惹出大事來。若非瞿郎解釋，險些兒家破人亡。今日之異香彩色，豈非妖孽之種？已後切不可窺覷，以招餘禍。姐妹酌量已定，將窗兒緊緊掩上，終日靜坐念佛。但那一股香氣，不絕的往樓上衝來。

忽一日，太夫人媚姨正打從樓前天井中行過，只見兩隻大雞，在竹根邊相鬥，媚姨且坐在門檻上瞧看。那雞抵死地鬥了一回，昂頭挺翅，只是在竹根邊亂抓。不知這鬥雞抓土啄竹，有何奇特，且看下回分解。